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下　右

唐麟德元年終南山釋道宣撰

序曰正法弘護其本在人故佛未降靈法存而莫顯僧初不至徒聞而豈傳是知事理因循義非沉隱所以四依三品人依厥初住法雨現果資聖力致使三洲聞道終顯賓頭之功六萬遐齡教資羅漢之德神僧聖寺陳於山海之間香氣鍾聲相顯幽明之際列於視聽良書筌而不窮備諸古老曰實仰而无絕故撮略所聞紀之云尔

初明聖寺　次明靈教　後列神僧

臨海天台山石梁聖寺

東海蓬萊山聖寺

抱罕臨河唐述谷仙寺

相州石鼓山竹林聖寺

嶽州林慮山靈隱聖寺

晉陽冥寂山聖寺

岱州五臺山太孚聖寺

西域黑蜂山石窟聖寺

雍州太一山九空仙寺

終南山大秦嶺竹林寺
梁州道子午關南獨聖寺
終南山折谷炼明聖寺[illegible]
東晉初天台山寺者昔有沙門帛道
猷或云竺姓者欽涉山水窮括奇異
承天台石梁終古无度乃慷慨曰彼
何人斯獨無貞操故使聖寺彌尔對
西千里遂揭錫獨往經趣石梁周瞰
崖險久之方獲其山石梁非一聖寺
亦多將欲直度不惜形命且虹梁
亘谷下望万尋上闕尺許崖岩斜側
東邊從通西旋大石擘路絕獸乃
別思異援夜宿梁東便聞西寺磬
聲經唄唱薩勇意相續通夕不安
又聞磬聲日卻後十年當來此住何須
苦求雖尔不息晨夕懊恨結草為庵
殆年禪觀後試造梁乃見攢石洞開
梁道平正因即得度遂見棟宇宏壯
圖塔瑰奇神僧敘接宛同素識中食
既訖將陳住意僧曰卻後十年自當
至此何得早住相送度梁攢石已塞
至晉太元年終於山所形似綠色端
坐如生王羲之聞之造焉望崖仰挹
集神州[illegible]

今有往者雲遊其道昧時米鹽石者
徒往於東遊返失道隨風之海一月
餘日達于一島糧水俱竭入島求泉
潚深登山乃見一寺堂宇莊嚴非所
曾覩僧問所從具說行事設食飲水
問以去西石曰此乃聖居非凡可往
僧曰欲往往懷石告辭欲還僧告曰
此間去都二十餘萬里石等聞之驚
怖曰若爾何緣得達僧曰自當相送
不勞致憂又問曰識杯度道人不曰
識之便指壁上鉢袋曰此是彼物有
小過罰在人中便取鉢袋與石并書
一封上為書字然不可識曰可以書
鉢與之令沙弥送勿從來道此有直
路疾至船所須臾至海沙弥以一竹杖
著船頭語曰但閉眼聽往不勞帆也
於時依言但聞颯颯風聲有竊覩
者見船在空雲飛奔於山樹海上數
息間遂達揚都大桁正見杯度騎析
欄口云馬馬鹽石既至書自飛上度
手度驚曰汝那得達蓬萊道人書喚我歸
耶乃具說緣由又將鉢與之手捧曰
吾不見此鉢四千餘年攜上入雲一
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中　第張　岩

還接取太初中無故而亡寺在別條
晉初河州唐述谷寺者在今河州西
北五十里度風林津登長夷嶺南望
名積石山即禹貢導之極地也衆峯
竟出各有異勢或如寶塔或如曾樓
松柏映巖丹青飾岫自非造化神功
何因綺麗若此南行二十里得其谷焉
鑿山構室接梁通水遶寺花藥果菜
充滿今有僧住南有石門濱於河上
鐫石文曰晉太始年之所立也寺東
谷中有一天寺窮討處所略无定指
常聞鍾聲又有異僧故号此谷名
為唐述羌云鬼神也所以古今諸人入
積石者每逢仙聖行往恍惚現寺現
僧東北嶺上出於醴泉甜而且白服
者不老
高齊初有異僧投鄴下寺中夏坐與
同房僧亡名欵曲意得客僧患痢甚
困名以酒與之客曰不可也名曰但
飲酒雖是戒禁有患通開客頻眉為
飲之患損夏滿辭還本寺相送出都
客曰頗聞鼓山竹林寺乎名曰聞之
古來虛傳竟无至者客曰無心相造

何由而至一夏同房多相擱亂甚痴
給酒乃是律禁本非所欲為甚而飲
顧不以此又入山寺孤適時可歷覽
想一登陟以副虛愫名聞喜踴日必
能尋達之死无恨至九月間兇望尋
展幸賜提引不亦無由答曰若来可
從鼓山東而上東慶小谷又東北
上卯至山寺至期與好事者五六人
直詣石窟寺山僧曰何以得来曰欲
往竹林道由於此僧曰世人可笑専
聽妄言此山東西我並遊涉何處有
寺古有斯言不涉往也名曰彼客致
詞極非孟浪何有虛也正得尋之尋
而不獲非余咎也石窟寺僧十數相
隨依言東上慶谷尋嶺忽見一翁把
鋤劚地又見一僧来至鋤禾四邊把[illegible]
戍饑曰去年官寺道人放馬食我禾
盡今年復来蹋我秋苗舉鍾趂僧並
皆返歸唯名一人東北獨上翁曰敬
从上山乞垂與却遂依東上林木深
茂閑蔺嶺上有吟詠聲名曰非往者
客耶曰是也排榛而出執手叙闊相
將進寺瞬目間忽見崇峯造目脩竹
[illegible]
[illegible]

千雲重門洞開複殿其列門外東西
楯櫳飾以金鋪似有馬蹤而无蹊者
行至門首曰且住此入通和上去須
臾使出引入至佛殿前礼拜訖西至廊
下和上可年九十許眉長鼻高状如
西域傍有官吏可二十人執文簿有
所判断舉手告曰下里山寺殊无可
觀何能遠涉名即礼拜十數和上曰
行来疲頓可止將至房去便引西房
都不慰問便引盡北行東出至客
房中撒笑通宵屢言永往彼日一任
和上不敢為礙待明為語報曰和上
不許乃至早食不異鄰中臨別和上曰
知欲永住知友情也然出家人不可
兩處安名本寺受供可得乖否必欲
永住可除彼名好去便辞送出執手
悵悵既别悽然行一里間數數返顧
寺塔林木依然満目更行二里返顧
一無但是峯崖雜樹行行西一依隨
本道不見田苗亦無田父乃至石崖
備為諸僧説之
高齊初沙門萬公者嵩山高栖士也
集神州三寶感通録卷下　王云云

15

且從林尼向白鹿山回迷失道日將
曷中忽聞鐘聲尋聲而進叢幽重阻
登陟而越乃見一寺獨據深林三門
正南赫奕暉煥前至門所看額云靈
隱之寺門外五六犬其犬大如牛白毛
黑喙或踊或卧以眼眄嵩嵩惕將返
須臾胡僧外來嵩喚不應亦不迴顧
直入門内犬亦隨入良久嵩見无人
漸入次門屋宇四周房門並閉進至
講堂唯見牀榻高座儼然嵩入西南
隅牀上坐久之忽聞棟間有聲仰視
見開孔如口大有比丘前後從孔飛下
遂至五六十人依位坐訖自相借問
今日齋時何處食來或言豫章成都
長安隴西薊北嶺南无處不至動即
千万餘里末後一僧從空而下諸人
競問來何太遲答曰今日相州城東
彼岸寺鑒禪師講會各各竪義大有
後生聡俊難問鋒起殊為可觀不覺
遂晚而至嵩本事鑒既聞此語望得
參話希展上流整衣將起奄然失地
迴坐巖石林木之下向之寺宇一無
所見唯多叢合會鳥翔集嵩出以問上
華嚴經感應傳卷 第[illegible]

統法師法師曰此寺石趙時浮圖澄所
造年歲久遠賢聖居之或現或隱遷
徙無定今山行者猶聞鍾聲去去
高齊文宣在晉陽使人騎白駱駝向
我寺取經函去使問不知何寺帝曰
但任駝行自知寺處日晚出城駝行
至急奄然如睡忽至一山名為冥寂
山半有寺群沙彌曰高洋駱駝來也
便引入寺見一老僧拜已問曰高洋
作天子何似答曰聖明問曰尒来何為
曰令取經函僧曰洋在寺嬾讀經今
北行東頭是其房可取函與之即乘
駝而返如睡如夢奄至晉陽以函反命
不久帝行至谷口木井寺有捨身擬
人不解語忽語帝曰我先去尒後可
来帝然之是夜擬人死不久帝於晉
陽不豫使劉祧枝負行鼻血淋漉是
夜帝崩
武州東南五臺山古稱神仙之宅也
山方二百里極巉巖崇峻有五高臺
上不生草木松栢茂林森於谷底其
山極寒南号清凉山亦立清凉府經中
明文殊將五百仙人往清凉雪山即

[illegible] 第張七

斯地也所以古來求道之士多遊此
山遺蹤靈窟奚然即日不徒設也寺
臺東南去并州四百里望如指掌上有
小石浮圖其量可許即魏文帝所立
也石上人馬之跡宛然有大泉名太華
清澄如鏡有一浮圖夾之中有文殊
師利像人有至者鍾聲香氣无日不有
有神僧瑞像往往逢遇龍朔已來下
勅令會昌寺僧會賾往彼修理寺塔
前後再返亦遇靈感中臺東南下三
十里有大孚靈鷲寺右傳漢明所造
現有東西二道場像設猶存南有花
園三頃許四時名花相續間發眞觀
中解脫禪師聚徒習定自云於花園
北四度見文殊師利蒙授淨土群仙
異聖不可勝紀近有僧明禪師居山
二十餘載亦遇仙聖飛空而去唯西
故皮南臺三十里內多是名花遍於
峰岫俗號花山中有聖寺鍾聲時發
曾見異人形偉冠世言語之間超騰
遂遠其山甚近淨俗者至登者必
感勝緣故述前來往者也
寧別傳西域天竺果蜂山龍猛菩薩
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下

寺者二十四係中此大士乘為宏運
威加果道德合王臣藝術智能无不
通練子佛滅度後一切智人也王為
立寺並石為龕擬于兜天不可改壞
龕各立像并一化之經界年運功府
藏已竭而寺不成王來拜日藏庫已
空寺猶未立徒有志願力不遂心如
何菩薩曰王之德化无思不服福報
如影隨作有功何慮財盡寺不成也
可案行寺側功用若為菩薩先以要
術為藥筆即取點之無不成金隨石
大小金塊亦尓王依言尋果見金聚
大悅即以造寺今猶現在故西域出
金名有多種龍樹金者紫光外發俗
為第一自餘諸金光色少減昔菩薩
長年七百餘歲山寺未往無由固畱
自隱已來將及千歲俗知有之其道
重阻從地穴入方到其崖近有一僧
被召夏坐遍歷龕像无不真金所有
經匣充牣崖龕方知三寶住持幽明
雨會也夏滿欲持經出寺人不許日
本擬住法不得輒須經手入无行經
數里乃得出焉

雍州鄠縣南繫頭山寺者其山本舟人
繫纜其側故以名焉昔太一未分山
連太行王屋白鹿河水傳於此川号
為少海及巨靈大人秦洪海者惠水
浩蕩以左掌托太華右足蹋中條太
一為之裂河通地出山遂高顯仍本
号焉張衡西京賦云高掌遠蹠以流河
曲者是也古老傳云繫頭南有九空
仙寺昔有人入山採樵逼暮不知歸
道依林而宿夜聞鍾聲在近即尋之
忽見一寺僧衆百餘但有行坐而不
敘問其人怪之至明失寺此未在近
无往尋者余曾至山但有層峯秀林
不可登踐又云山有九窟仙人所居
也有藍田大谷伏羲城側歸義寺僧
弘藏者有膽勇聞而往尋積日累夜
巡遶山隟止獲五窟甚圓淨如人所
造无鉄漏似有居者又光明寺了禪
師亦往尋覓依窟一夏今所謂照陽
窟也足為華望之大觀也而仙寺終
不見焉
子午關南大秦嶺竹林寺者貞觀初
採藥人山行聞鍾聲尋而至焉寺舍

二間有人往處傍大竹林可有二頃
其人斷二節竹以盛汁容可得五斗
許兩人負下尋路而至大秦戍具言
防人竹林至此可十五里戍主利其
大竹將往伐取遣人依言往覓過小
竹谷達于崖下有鐵鏁長三丈許防
人曳鏁掣之大牢擬上有二大虫振
崖頭向下大呼其人怖急返走又將
十人重尋值大洪雨便返藍田悟真
寺僧歸真少小山栖聞之便往至小
竹谷北上望崖失道而歸常以為言真
云此竹林至關可五十許里
子午關南第一驛名三交驛東有澗
東南來南坡數十頃是栗樹素不知
有僧住屢聞鍾聲不以為奇一時驛
家婦女樵採入澗忽值一僧獨坐石
上縫衣傍无一物此女有信心白曰
不知師在此日時欲至可驛食来僧
云貧道山居不得食驛家官食女曰
自有私食足以供養僧曰信心人食
亦不可得女恐時過絶走取食及来
尋之不見其迹由是常令家人在近
追之永不可值而常有鍾聲此寺去驛

可五里許
又終南折谷内椶櫚寺者近有人見
一僧云倩為尋樸向寺問寺在何處
云在折谷炸明東額頭其人為尋樸
將至寺見一僧從南崖下可長五十
丈相召來其人辭返語曰君日日入
山採紫可於紫下取齋殘餅食之不
須道此得緣便隨其言曰得其餅妻
悵窮之不得已便說遂瘂經年又見
二僧入谷其人手喚指口如是三返
便得語其人近死今入山者至炸明
額側常聞鍾聲亦往往見異僧近有
一僧聞之遇見入谷見僧疑是椶櫚
寺問云大德不是椶櫚寺僧不曰是
欲隨大德去得不曰可相隨來但聞
耳邊颼颼風聲至急心惟曰此何以
是聖或入深山巔頻我也竊生念時
前僧便失懊恨之甚返迴三日方達
谷口乃於避世堡立精舍以俟之精
舍見在其僧不知所終
又終南山庫谷内西崗又名鋊盧谷昔
有人於山採斫遇見一寺并石室石
門門内並寶器重大不可勝紀不見
集神州三寶感通録卷下 第十張 右

僧人是衆僧具度其人徘徊顧盼訖
誌處所以詩禱虛掛於室樹下山召
村人往尋其谷內樹上往往悉是叡
盧莫知蹤跡今有尋山者去石門扇在
山崖旁半入山下其半雖出无人力
開之今其谷名庫地名天藏故谷口
府坊皆名天藏測其山中則弥勒下
時方現於俗耳
案别傳云佛令九十九億大阿羅漢
三明六通住持正法於三千界四大
洲中統通弘護極人壽六万歲時雖
過三災諸聖蹔隱至壽百歲聖人還
出廣通佛法如是漸增千歲万歲終
六万歲方取涅槃七万歲時辟支佛
現八万歲時慈佛方降

瑞經錄

序曰三寶弘護各有司存佛僧兩位
表師資之有從聲教一門誠化導之
靈府故佛僧隨機識見之緣出沒法
為除惱滅結之作常臨所以捨身偈
句恒列於玄崖遺法文言揔會於龍
儼良是三聖敬重積顧復之劬勞幽
明荷恩慶靜倒之良術所以受持讀

誦必降徵祥如說修行无不通感天
生徒事因顯常談柔且見縁紛綸恒
有士行投經於火聚燔滅而不燋耽
徒盜葉於齋堂脆重而不擧或合藏
騰於天府或單部瑞於王臣或七難
由之獲銷或二求因之果遂斯徒衆
矣不述難聞敢隨代録用呈諸後經
不云乎為信者施疑則不説至如石
開矣入心決致然水流水度情疑頓
決斯等尚為士俗常傳況慧拔重空
道超群有心量所指窮數極微因緣
之趣若影隨形祥瑞之徒有逾符契
義非隱默故述而集之然尋閲前事
多出傳紀志怪之與冥祥旌異之與
徵應此等衆矣備可覽之恐難覩其
文固疏其三數并以即日所詳示存
感通之在數初列感應名縁
曇無竭 釋道安 釋僧生 釋道冏
釋普明 釋慧果 釋惠進 釋弘明
孫敬德 釋道琳 釋志湛 范陽僧
并東看山 魏閹官 周經上天 隋揚州僧
釋道積 釋寶瓊 釋空藏 釋遺俗
史呵搖 令狐元軌 釋曇韻 釋僧徹

河東尼　釋曇延　釋道遜　釋僧光
嚴恭　李山龍　李思一　陳公太夫人
岑文本　蘇長妾　董雄　益州空經
高支　崔義起

高僧傳云宋元初守有黃龍沙弥曇
無竭者誦觀音經淨修苦行與諸徒
屬二十五人往尋佛國備經荒險貞
志所堅既達天竺舍衛路逢山象一
群竭齎經誦念稱名歸命有師子從
林中出象驚奔走復有野牛一群鳴
吼而來將欲加害竭又如初歸命有
大鷲飛來牛便驚散遂得克免
又昔東晉孝武之前恒山沙門釋道
安者經石趙之乱避世于襄陽注般
若道行密迹諸經析疑甄解二十餘
卷恐不合理乃指曰若所說不違理
者當見瑞相乃夢見胡道人頭白眉
毛長語安曰君所注經殊合道理我
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弘通
可時時設食也後十誦至遠公云昔
和上所夢乃賓頭盧也於是立坐飯
之遂成永則矣
又蜀郡沙門釋僧生者出家以苦行
致因為蜀三賢寺主誦法花習定常
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下第六

山中誦經虎蹤其前竟部乃去每至(?)
諷詠輙見左右四人為侍年雖衰老
而翹懃弥勵遂終其業云云
又扶風釋道冏者為師入河南霍山
採鍾乳四人入穴數里二人溺死炬
火又亡冏素誦法花憑誠乞濟有頃
見螢火進之遂得出穴頻作普賢行
道並見感應或見胡僧入座或見騎
馬人至未及言次倏忽不見後遊京
都以寢舟為業中夜入禪見四人御
車呼冏上乘不覺自身已在大路見
一人坐胡床侍衛數百人見冏驚起
曰向令知處而已向忽勞屈法師遂
拜別令送還寺沾(?)門方開旁門亦開
衆咸敬服焉
又宋孝建中釋普明者少出家稟性
清純蔬食布衣懺誦為業誦法花維
摩若諷誦時有別衣別座未常穢雜
每至勸發品輙見普賢乘象立其前
誦維摩亦聞空中倡樂之聲云
又宋太始中揚州瓦官寺釋慧果者
少以蔬素自節誦法花十地皆著清廁
一見數敬者昔為衆僧作維那小不

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下 第七張 右

如法隨在泉冥見中法師慧旦願助
拔濟之昔有錢三千埋在梯樹下願
取為福果因告衆掘錢為造法花設
會後夢見鬼云已得改生大勝昔日
之苦報也
前齊永明中揚都高座寺釋慧進者
少雄勇遊俠年四十忽悟非常因出
家蔬食布衣誦法華用心勞苦執
卷便病乃發願造百部以悔先障始
聚得一千六百文賊來索物進示經
錢賊慚而退尒後遂成百部故病亦
損誦經既度情願又滿迴此誦業願
生安養聞空中告曰汝願已足必得
往生因無疾而卒年八十餘矣
永明中會稽釋弘明者止雲門寺誦
法花經礼懺為業每旦水瓶自滿實諸
天童子為給使也又虎來入室伏牀
前久之乃去又見小兒來聽經云昔
是此寺沙彌盜僧廚食今墮圊廁中聞
上人誦經故力來聽願助方便免斯
累也明為說法領解方隱後山精來
惱明乃捉取腰繩繫之鬼謝遂放因
之永絕矣

[illegible]

天

昔元魏天平年中定州募士孫敬德
在防造觀音像年滿將還在家礼事
後為賊所引不堪拷楚遂妄承罪明日
將決其夜礼懺流淚忽如睡夢見一沙
門教誦救苦觀世音經經有諸佛名
令誦千遍得免苦難敬德忽覺如夢
所緣了無差錯遂誦一百遍有司執
縛向市且行且誦臨刑滿千遍刀下
斫之折為三段皮肉不傷易刀又斫
凡經三換刀折如初監司問之具陳
本末以狀聞丞相高歡歡為表請免
死因此廣行世所謂高王觀世音也
敬德還設齋迎像乃見像項上有三
刀痕見齊書
梁天監末富陽縣泉林寺釋道琳者
少出家有戒節誦淨名經寺有鬼怪
自琳居之便歇弟子為屋壓頭陷入
匈琳為祈請夜見兩胡僧拔出其頭
旦遂平復琳又設聖僧齋鋪新帛於
牀上齋畢見帛上有人跡皆長三尺
眾咸服其徵感
後魏末齊州釋志湛者住太山北人
頭山邃谷中衛草寺省事少言入鳥不

[illegible]池河三亭咸道保太[illegible]第十九張右

亂讀誦法花人不測其素持將給時
神僧寶誌謂梁武曰北方衛草寺酒
陰逕聖僧今日滅度湛之士也无惱
而化雨手各舒一指有梵僧云斯初果
也遂葬此山後發看之唯舌如故乃
立塔表之今塔存焉鳥獸不敢陵踐
又兆陽五侯寺僧失其名誦法花為
常業初死權殯隄下後改葬骸骨並
枯唯舌不壞又雍州有僧亦誦法花隱
白鹿山感一童子供給及死置屍巖
下餘骸並枯唯舌如故齊武陵世并
東看山人掘土見黃白又見一物狀
如兩脣其中有舌鮮紅赤色以事聞
奏帝問道俗沙門法上曰此持法花
者六根不壞也誦滿千遍其徵驗乎
乃集持法花者圍遶誦經纔始發聲
此脣舌一時鼓動同見毛竪以事
奏聞乃石函緘之
又魏高祖太和中代京閹官自慨刑
餘奏乞入山修道　勅許之乃齎花
嚴晝夜讀誦礼懺不息一夏不滿至
六月末興顙生得丈夫相以狀聞奏
帝大驚重之於是國敬花嚴後尊恒
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下　第十張右

日並見侯君素旌異記
又周祖滅法經籍從灰以後年忽見
空中如圓大者五六飛上空中極目
不見一段隨風飄飄上下朝宰並望
不測是何久乃翻下墮上土墻親乃
大品之十三也
隋開皇初有楊州僧忘其名誦通涅
槃自矜為業岐州東山下村中沙彌
誦觀音經二俱暴死心下俱暖同至
閻王所乃處沙彌金高座甚恭敬之
處涅槃僧銀高座敬心不重事訖勘
問二僧餘壽皆放還彼涅槃僧情大恨
恨恃所誦多問沙彌住處於是兩辭
各蘇所在彼從南來至岐州訪得具問
所由沙彌言初誦觀音別衣別所燒香
咒願然後乃誦斯法不急更无他術彼
謝日吾罪深矣所誦涅槃威儀不整
身口不淨救急而已古人遺言多惡
不如少善於今取驗悔往而返
歸道積貞觀初往益州福成寺誦通
涅槃淨衣澡沐自為恒度慈愛惠濟
國其深心終于五月炎氣赫然而尸
不腐臭百有餘日如坐始初道俗莫
不嘉賞也

[illegible]卷下　第[illegible]張

晋今

時蜀川又有釋寶瓊者綿竹人出家
貞素讀誦大品兩日一遍无他方術
唯勸信佛為先本邑連比什邡並是
米族初不奉佛沙門不入其鄉故老
人女婦不識者衆瓊思拔濟待其會
衆便往赴之不礼而坐道俗咸曰不
礼天尊非沙門也瓊曰邪正道殊所
奉各異天尚礼我我何得礼老君乎
衆議紛紜瓊曰吾若下礼必貽辱也
即礼一拜道像連座動搖不安又礼
一拜連座反倒狼藉在地遂合衆礼
瓊一時迴信乃召成都大德就而陶
化以貞觀八年終於所住
釋空藏者貞觀時住京師會昌寺誦
經二百餘卷說化為業遊涼川原有
終斯赴昔往藍田負兒山誦經貴麵
六斗擬為月調乃經三周日啖二升
猶不得盡又感神鼎不知何來時至
王泉以為終焉之地時經亢旱泉竭
合寺將散藏乃至心祈請泉即應時
涌溢道俗動色驚嗟不已貞觀十六
年歿於京寺遷葬山所
釋道俗者不測所住遊行醴泉山原
誦法花為業乃數千遍貞觀中因疾

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下　第七張右

貫今

將終告友人慧廓禪師曰比雖誦經
意望有驗若生善道舌根不朽可埋
之十年發出若舌朽滅知誦无功者
舌如初為起一塔生俗信敬言訖而
終至十一年依言發之身肉都盡唯
舌不朽一縣士女咸共戴仰乃函盛
舌本起塔於甘谷岸上云
又郊南福水之陰有史村史呵擋者
誦法花經名充令史往還步涉生不
乘騎以依經云哀愍一切故也病終
本邑香氣充村並惟而莫測其緣終
後十年其妻又殞乃發冢合葬見其
舌本如生餘肉並朽乃別収葬斯徒
衆矣今且略之更不多述
貞觀五年有隆州巴西縣令狐元
軌者信敬佛法欲寫法華金剛般若
涅槃等无由自撿憑彼土撓禪師撿
挍撓乃為在寺如法潔淨寫了下袟
還岐州莊所經留在莊并老子五千
文同在一處忽為外火延燒堂是草
覆一時灰蕩軌于時任馮翊令家人
相命撥灰取金剛經軸既撥外灰其
內諸經宛然如故黃色不改唯箱袟
成灰又覓老子便從火化乃収取諸

經鄉村嗟異其金剛般若經一卷題
字焦黑訪問所由乃初題經時有州官
能書其人行急不獲潔淨直尓立題由
是被焚其人見在瑞經亦存京師西
明寺主神察自驗說之
余曾於隰州有曇韻禪師定州人行
年七十隋末喪乱隱于離石北干山
常誦法花經欲寫其經无人同志如
此積年忽有書生無何而至云所欲
潔淨並能行之於即清旦食訖入浴著
淨衣受八戒入淨室口含檀香燒香
懸幡寂然抄寫至暮方出明又如先
曾不告倦及經寫了如法嚫奉相送
出門斯須不見乃至裝潢一如正法
韻受持讀之七重裹結一重一度香
水洗手初无暫廢後遭胡賊乃箱盛
其經置高巖上經年賊靜方尋不見
周慞窮覓乃於巖下獲之箱巾糜爛
撥朽見經如舊鮮好余以貞觀十年
親自見之
絳州南孤山陷泉寺僧徹禪師曾行
遇癩者在穴中徹引至山中為鑿穴
給食令誦法花素不識字加又頑鄙
句句授之終不辞倦誦經向半夢有

晋今

教者自後稍聽得五六卷瘡漸覺愈一
部既了鬚眉平復膚色如常故經云
病之良藥斯誠驗矣
河東有練行尼常誦法華經訪工書
者寫之價酬數倍而潔淨翹勤有其
餘者一起一浴然香薰衣筒中出息
通於壁外七卷之功八年乃就龍門
寺僧法端集衆講說借此尼經以為指
定尼固不與端責之事不獲已乃自
送付端端開讀之唯見黃紙了無文
字餘卷亦尒端愧悔送尼尼悲泣受
已香水洗函頂戴繞佛七日不休開
視文字如故即貞觀二年端自說之
隋開皇初有河東曇延法師初造疏
解涅槃經恐不合聖心乃陳經及疏於
佛舍利塔前焚之感告靈聖若所解合
理願垂神應言訖涅槃經軸各放光
明舍利大塔亦放光明上至空天傍
照四遠諸有道俗謂寺遭火崩騰驚
赴至乃知非三日三夜騰焰不絕隋
祖重為戒師迎入京為建延興寺門
人見在
蒲州仁壽寺僧道遜者即延之學士

講涅槃將百遍有弘護正法心四方
所歸无問客主將給之畐无有過者
貞觀四年崔義直為虞鄉令遣人請
遜講經及發題訖泣日去聖滋遠微
言隱絶膚鄙所傳不足師範但以信
心希向自發誠悟今講止於師子品
日時既促願存心聽既至其品无疾
而終道俗哀慟義直徒跣扶柩送之
南山于時隆冬十一月土地氷嚴下
屍於地地生蓮花而小頭及手足各
一義直竒之令守不覺盜折明旦視
之周身有花捻五百莖七日乃萎
幽州沙門釋智苑者有學識思造石
經藏于西南山嚴以備法滅之護也
隋大業中初攢石室四面鐫之又取
方石寫諸藏經每一室滿以石錮之
融鐵其縫遠近公私无不送施工匠
既湊欲造佛堂食院而山東无木可
得忽一夜暴雨雷震山崩旦晴乃見
大松栢數千株漂積道次尋蹤遠自
西山送来此為神助即依而攢造須
之畢成所造石經已滿七室貞觀十
三年苑卒弟子等猶繼其業云云

晋令

隋開皇中蔣州人嚴恭者於郭下造
精舍寫法華經清淨供養若紙若筆
必以淨心不行欺詐信心而與不行
乞覔隨得便營如法經營給書生歡
喜常有十人道俗送直恭親撿授勞
不告倦嘗有人從貸經錢二万恭不獲
已與之貸者得錢船載中覆錢失人
活是日恭入錢庫見二万錢濕如水洗
惟之後見所貸錢人方知其沒溺又
有商人至宮亭湖祭神上物夜夢神云
倩君以物送與嚴恭法花令經用也及
覺所上之物在前又恭曾至市買紙少
錢忽有人持三千錢授恭曰助君買紙
言已不見又有漁人夜見江中火焰
焰淨未以船迎之乃是經函及明尋
視乃是嚴家經其後發願略云无一
字而不經眼无一字而不用心及大
業末子孫猶傳經業群盜相約不入
其里里人賴之至今故業猶尔
右監門校尉馮翊李山龍以武德中
暴亡心暖七日乃蘇云初至官庭前
有囚數千人枷鏁撿繫見一大官坐
廳高座閒傍人向官彼曰王也因至

階閻生平作何福業龍云鄉人設會
恒施物同之又曰更何善業龍曰誦
法華兩卷王曰大善可昇階就東北
高座誦之便舉聲曰妙法蓮華經序
品第一王曰請法師止向法師誦非
唯自利乃令庭中諸囚皆以聞法獲
免諸囚寂尔不見乃放還備見地獄
五苦休息亦由聞經故止也
太廟丞趙郡李思一者以貞觀二十
年正月八日失瘖至十三日死經日
乃蘇自言備見冥官云年十九時嘗
害生命思一乃悟之曰所害之時在
安州旻法師下聽涅槃何縁於彼相
害官追旻法師有荅云旻生金粟界
不可追且放還家家近清禪寺僧玄
通素與往來我見其活又說冥事因
為懺悔受戒并勸轉金剛般若五千
遍至日晚又死明日還蘇自云見大官
過見便大喜曰還家大作福德復見
二僧證云旻法師遣来官見驚懼迎
之僧曰思一昔時聽講又不煞害何
縁妄録耶冥官曰即放還僧還至家
因淨心修善因遂活云云

陳公太夫人豆盧氏信福誦金剛般
若一紙未度後日昏時頭痛四支不
安自念儻死經不終耶耶起强誦而
燈已滅命婢燃燭厨中外院覓火俱
絶夫人深恨忽見庭中有燃火燭上
階入堂至床前三尺許無人執而光
明若晝夫人驚喜所苦亦除取經誦
之有頃家人鑽燧得火燃燈入堂堂
中燭火即滅便以此夜誦竟因此日誦
五遍為常云云
中書令岑文本少信佛誦法花經普
門品常乘船於吳江中船壞人死文
本亦沒水聞有人言但念佛必不死
如是三言遂隨波出没須臾著岸云云
武德年中都水使者蘇長為巴州
判史度嘉陵江中流風起船沒男女
六十餘人皆溺死唯有一妾常讀法
華經及水入船妾頭戴經函揩與俱
死乃隨波泛濫須之達岸經函外濕
內乾于今尚在
貞觀中河東董雄為大理丞少來信
敬蔬食十數年十四年中坐連李仙童
事上大怒使侍御韋悰鞫問甚急囚

梵數十人大理丞李敬玄與王析同
建此坐雄與同屋因鏁專念普門品
日得三千遍夜坐誦經鏁忽自解落
地雄驚告析玄析玄共視鏁堅全在地
而鉤鏁相離數又卽告守者其夜監
察御史張守一宿直命吏關鏁火燭
之見鏁不關而相離甚怪又重鏁紙封
書上而去雄如常誦經五更中鏁又解
落有聲雄又告析玄等至明告守一守
一來視之封題如故而鏁自相離敬玄
素不信佛法其妻讀經常謂曰何為
胡神所媚而讀此書耶及見雄此事
乃深悟不信之咎方知佛為大聖也
時析亦誦八菩薩名滿三万遍晝鏁
解落視之如雄不異其事臺中內外
具皆聞見不久俱脫云云
益州西南新繁縣西四十里許有王
李村隋時有書生姓苟氏在此教學
大工書而不顯迹人欲其書終不肯
與人乃毆之亦不出遂以筆於前村東
空中四面書般若經數日便了云此
經擬諸天讀之人初不覺其神也後
忽雷雨大注牧牛小兒於書經處住

而不澆濕其地乾燥可有丈許自外
流潦及晴村人滌之尔後每雨小兒
常集其中衣服不濕武德年有非常
僧語村人曰此地空中有般若經村
人莫汙諸天於上設盖覆之不可輕
践因此四周施欄楯不許人畜往践
于今雨時仍乾齋日村人就供每聞
天樂聲繁會盈耳
又龍朔三年正月二十七日有京師高
表仁孫子常讀法花經乗馬從順義門
出有兩騎追之曰今捉獲矣其人問
曰鄉是何人荅曰我是閻王使者故
来追鄉其人惶怔走馬西出欲投普
光寺使人曰疾捉寺門勿令入入即
得脫及至寺門乃見一騎捉門又西
走欲入開善寺又令騎捉門遂尔相
從西奔欲還本宅宅在化度寺東恐
道遠乃欲入醴泉坊一騎在前其人
以拳擊之鬼遂落馬後鬼曰此人大
麁急曳下挽却頭鬉即被牽鬉如刀
割狀遥擲于地亦隨落馬家人舉還
至晚蘇云備見閻王云君何盜僧果
子何事說三寶過遂依伏罪无敢厝言

王言益果之罪合大鐵丸四百五十
枚四年受之方盡說過之罪合拔其
舌因放今出送蘇少時還終日如合物
遶身赫赤有苦楚楯纏經日方醒大絕
一年吞自餘乙其苦難言明日復死
恰經四日吞丸亦盡方欲拔舌耕之拔
而不出勘案所由乃云曾讀法華舌
不可出遂放令活今見在化度寺圓鞠
師處聽法懺悔云云
龍朔三年六月二十日司元少常伯
崔義起大不信佛妻是蘭陵蕭氏念善誦
經法花般若數千遍葷酒不入門起
妻以五日亡為修二七齋正食亡妻
夫有婢者三見往夫人語我生持罪
闇地獄不大信令受苦不可言汝男
女等不得不信由汝為我轉經燃燈
功德業放暫出便向大衆陳悔我至
二十日更來將三家王看我受罪王期
果至將去五十五見大城官府大人入
院須臾有大鑊鐵床物至夫人食毒忽
見夫人父蕭公坐蓮花臺言夫人正
放去王還又告家王曰我女生存不
用我語多嗔如不信善惡今受此苦
[illegible]下
[illegible]

我无力可救汝歸可語其夫見女道令
修功德不久解脫又見婆羅門僧徒
空中下教素玉誦金剛般若又誦藥
師法華一遍兩遍並得改名為聲聞
又曰閻浮提人不信佛法汝誦此經問
婆羅門並解經語婢死三日便蘇家
人良賤初如常還麟德元年正月降
將軍宅設齋迎婢請三道佛頂骨婆
羅門僧令試素玉乃昇座長誦一无
脫漏皆合掌歎曰如西國本不異合
衆驚訝希有奇事薩將軍遂口奏
天子大歎曰百官亦有不信者宜道若
此何得不信時朝貴聞者咸生大信
司成館博士范叔之又將僧二十人
就翊善坊宅召素玉令誦本經梵音
深妙令人樂聞自云不忘故尔

神僧感通録

僧之真偽唯佛明之自餘凡小卒未
能辯良由導俗化方適緣不壹權道
難謀變現隨俗不可以威儀取難得
以事相求通道為先故无常准經云
示衆有三毒又現邪見相我弟子如
是方便度衆生所以二十四依通三

乘於季俗一十六聖窮六万而弘持
又有九十九億三達真人七十四賢
五通明上冥通佛性顯益神功遂使
三有大洲擇門所統四園輪內同稟
仁風能使七衆歸依碎四魔於身世
八部弘護澄五翳於當時固得代在
澆淳時逢信毀淳信之侶感淨果而
高昇澆毀之徒受濁報而下沒斯並
無辜趣惡罔冒精靈佛於尔無嫌凡
於佛有障徒為謗訕終難絕之故周
魏兩武威服諸侯輕欺佛法望使除
滅自貽伊慼禍及其身命窮政改吁
嗟何已尋沒興復更顯由來斯則興
亡在人正法無沒良由前列衆聖冥
力住持存廢自彼道无不在豈得以
百年之短壽而此六万之修期乎豈
得以一國之局王而擁三千之鴻化
乎豈得以人中之聖睿而撓天表之
正真乎豈得以生死之形儀而格金剛
之寶質乎以四攝量殊不可也彼固
魏兩君明明后辟知万歲之焉有審
百年之不期寶位由於非道神識抱
於愚蔽者則自救无暇焉能及人皆

謂常住万那由三五而攝聖威在四
海或先殄之獨大迦葉使咪除佛祀非
我誰能生受天破賢愚同笑故呈僧
中之道勝為住持之臣諭乎佐付六
藏傳佛以正法付大迦葉令其護持
不使天魔龍鬼邪見王臣所有毀呈
既受囑已結集三藏流布人天迦葉
以法囑累阿難如是展轉乃至師子
合二十五人並閻浮洲中六通聖者
大迦葉今在靈鷲山西峯岳巖中坐滅
盡定經五十六億七千万歲慈氏佛
降傳能仁佛所付大衣然後涅槃又
于填國南二千里沮渠國有二无學
在山入定无數年來其髮如生至十
五日外僧入山為剃鬚髮按諸經律
佛令大阿羅漢賓頭盧不得滅度傳
於佛法三天下福利群生令出生死
又入大乘論云賓頭盧羅睺羅等十六
無學及九十九億羅漢皆於佛前受
囑住法又依別傳住在四大洲及小
洲并天上至人壽六万歲時乃雖亦
隱後還興復斯諸聖人宜為利益故今
山內聖寺神僧鍾聲香氣往往值遇

[illegible]右

皆不虛也後明顯益略述如左
安世高 朱士行 耆域 佛調
揵陀勒 抵世常 闍公則 滕竝
竺法進 李恒 佛圖澄 釋道安
單道開 何充僧 桓温尼 杜顗僧
盧山僧 竺僧朗 梁法相 杯度
釋道冏 求那跋摩 命兩尼 釋慧全
劉凝之 釋曇始 釋慧遠 釋慧明
釋寶誌 釋慧達
余所討尋前後傳記備列如前至於
事條不可具歷故摠出之
宣驗記 劉度 幽明録 宋臨川 冥祥傳 王琰
僧史 王巾 三寶記 蕭子良 高僧傳 裴子野
名僧傳 梁釋寶唱 續高僧傳 唐釋道宣 徵應傳 祖台
搜神録 陶元亮 旌異記 侯君素 冥報記 并拾遺 唐氏撰
內典博要 虞孝敬 法寶聯璧 蕭綱 述異誌
漢桓帝時沙門安清字世高者安息
國王之太子也捨位出家入於聖果
自云過去曾至廣州值一昔怨見便
嗔手以刀逐之高曰卿之宿怨猶未
除也其人曰眞得汝矣便申頸受刃
於彼命終今生爲太子即高身也右
一同學好施多瞋高曰卿明經好施

不在吾後然多瞋忿命報如何彼曰
物来相惱誠難忍之冀受報時希垂
拯濟高然之彼命終已便於此土為
𨛦亭湖神威力所統上下千里祈禱
給福分風沿泝高歷遊中原將往度
之寄載至湖舟人奉牲請福神曰舩
上沙門可召来也即召高至神曰吾
昔與君本惟同學但以多瞋故受神
報命在旦夕死入地獄然此形醜恐
汙江湖當從於西岸有布絹千疋并
寶物可用致福高曰故来相造叙昔
舊緣報至難免長慨如何可現真形
心願盡矣神曰醜形可恥如何示人
高曰但出無損神乃從座後出身乃
是大蟒由頭至高膝上高見已淚出如
泉蟒亦下泣便作胡唄三契為除蟒
內小虫又作胡語數百言已蟒便漸
隱高命舟人盡取財寶載往豫章舉
帆西引蟒又登山出身極望夜宿江
浦有青衣者上船曰蒙為興福得免
苦趣極受安樂高以其物為造東寺明
日江西澤中有一死蟒頭尾相去極
遠今潯陽地頭虵尾村是也高重往廣

業

州聞苦害者身猶尙在執手解仇爲
善知識又曰小債未償須從會稽至
市乱鬪妄被打死云云
魏廢帝甘露五年沙門朱士行若
講小品經恨章句未盡以此年往西
域尋求獲之彼有留難不許東返士
行執經王庭曰必大法不傳當從火
化便以葉經投火一无所損擧國敬
異便達東夏即放光經是也年八
十六依法火焚而經日不壞道俗異
之乃見呪曰若眞得道法應毁壞便
應聲摧碎遂歛而起塔云
晋武帝太康中沙門耆域者西域人浮
海東遊達于襄陽寄載北渡船人
見胡人衣裳弊陋輕而不載比達北
岸域已先上兩虎弭耳逐之域摩其
頭人問之無所荅惠帝末至洛陽譏
諸僧服章華侈不以佛法爲志見洛
宮曰忉利天宮髣髴似此上有千二
百作具本是天匠當以道力成之而
以生死力作不亦勤乎見支法淵
曰好菩薩羊中來見竺法興曰好菩
薩天中來云云告人曰聖人將去京

英

師贈遺億万悲受臨發封而函之作
大幡八百口駱駝負而西返又曰此
方後大造新罪可哀如何及管乱梟
拂斯言不朽洛陽中食訖送者无數
着徐行而奔馬不及後有西来賈客
於流沙北逢計校其日乃初發洛陽
日也量其所行盖已万里之外
晉初沙門佛調者住常山積年業尚
純朴獨行山林夜投虎窟大雪虎来
横卧其前調曰我奪汝舍有愧如何
以手拂虎上雪虎弭耳下山從者駭
怖自剋亡日近遠與訣曰天地長久
尚有崩壞豈況人乎若能盪除三垢
則此為不朽耳遂還房端坐而卒後
數年白衣弟子入山伐木見調在巖
上衣服鮮明同輩八人驚曰和上尚
在此耶曰吾常在耳具問知故良久
乃去遂發其獄不見其屍云云
沙門健陁勒者晉初遊洛數年雖敬
其風操而不測其通照也後語人曰
槃鵄山有古寺塔能建立者其福不
眥衆人許之依言發掘咸得礎曰孚
遂興復以勒為寺主去洛百里至時
華嚴通論卷下第十九張

食訖乞油一鉢等以還寺去来迎
其狀若飛有能行者逐之須臾遂失
勒笑曰可捉我衣角既持之不移晷
而達寺也極世常者晉太康中富人居
時禁晉人作沙門常奉法不懼惡緇潛
於宅中立精舍供養沙門于法蘭亦
在其中比丘来者不憚後有僧来姿
形醜陋衣弊足泥常逆作礼命奴洗
足僧曰常自洗之何用奴也常曰老
病以奴自代僧不許常私罵而去僧
現八尺形容儀光偉偉飛行而去常撫
膺自撲泥中家內僧尼行路五六十
人望見空中數十丈分明奇香芬氣一
月留宅云
闊公則者趙人恬放蕭然惟勤法事晉
武時死于洛邑同志為設會於白馬
寺其夕轉經空中聞唱薩聲仰視一
人形器光麗曰我是闊公則也生西
方安樂界與諸上人来此聽經合堂
驚出咸共見之時衛士度汲郡苦行
居士師於則母亦篤信常飯僧日將
中忽空中下鉢正落母前乃則鉢也
有飯盈滿香氣充堂皆得飽滿七日

不飢士度有文章見冥祥傳
東晉初南陽滕並舍之父也家門信
敬每設會不逆請隨來者而供之後
設會於路要僧見一僧蔭柳而坐請
入舍行食淨人捌飯傾箄于地囫然
無計僧曰貧道鉢飯充足一衆所作
既畢擲鉢空中極目乃滅即刻木擬
之朝夕礼事灾禍則其像先倒云云
西晉末竺法進閱慶淨圖主也多知
聰達值國欲乱將入山隱衆人設會
與別布香有僧來處上座衣服塵垢
面目黄腫進帷之牽曳就下復來如
是至三不復見衆坐食忽暴風起揚
沙拌案俱覆法進識失自責輕侮之
過李恒西晉末遇一僧曰君福將至
然後禍來若守貧不仕者殃滅休至若
帶金紫極於三郡於一郡即止者善矣
恒性躁本寒門日且富貴何豫後患此
僧留宿夜視見滿一床恒驚呼家人看
之又化為鳥跱翔上天曉復形而去
恒送出忽不見因此信佛亦不能用
其言後為西陽江夏廬江太守太興
中錢鳳之乱被誅斯僧言不謬云
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下 第四十張 右

西晉末竺佛圖澄西域人形貌似百
歲者左脅孔圍可四五寸以帛塞之
齋日水邊抽腸胃出洗已內孔夜則
除帛光照一室以讀書雖未通群籍
與諸學士輙辯析無滯莫不伏者永
嘉中達洛下時石勒屯兵河北以殺
戮為威道俗遇害不少澄往造軍門
預定吉凶勒見每拜澄化令奉佛戒虐
省刑故中州免死者十而八九勒與劉
曜相拒構隙以問澄澄曰可生擒取
何憂乎麻油塗掌令視之見曜被執
以朱繩縛肘後果獲之如掌所見至
建平四年四月八日勒至寺灌佛微
風吹鈴有聲顧謂衆曰解此鈴音
不鈴言國有大喪不出今年至七月
而勒死石虎即位師奉過勒錫以輿
輦入出乘馬所有祥感其相多矣虎
末年澄告弟子曰禍將作矣及期末
至吾且過世至戊申年太子煞其母
弟虎怒誅及妻子明年虎死遂有冉
閔之亂葬於鄴西一大澄死之日商
者見在流沙虎聞開棺唯有衣鉢澄
在中原時遭凶亂而能通暢仁化其

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下 第四二張 右

英

德寂高非夫至聖何能救此塗炭凡
造寺九百八十餘所通濟道俗者中
分天下矣
釋道安姓衛氏常山人事澄公為弟子
澄與語終日而無歇門人恠而問曰
和上道化既廣當與先輩宿德通言
安非衆望而與語終日澄曰此人有
遠識非尔所知及澄亡安與徒屬千
餘逃難王屋護澤諸山木食澗飲南
度河趣漢陰夜行乘電過人家令呂
林伯升主人驚曰素不行往何得知
名安曰卿門馬栫中掛一篼可容一
斛非百升耶兩木夾之非林如何然
安手辟上有肉釧將可上下而不出
臆時俗号印手菩薩羅什在龜茲亦
遥礼焉既達荊襄大行道化分衆四
出所在流法夜有異僧寄宿大堂牕
隙出入守者告安安往礼曰自顧罪
重如何臨顧僧曰君殊无罪當生兜
率即以手撝西北天際重霄既㲉天
宮奄現又曰當浴聖僧此果畢矣安
曰浴具可辨聖何由致僧曰但依浴
法聖可致也安便事之至時果有非

常小兒十數入寺遊戲須臾失之但
聞浴室用水聲久之不見開室而巾
濕水減及襄陽没秦安歸符氏將平
東晉安昔諫不從遂有淮南之敗將
終日因早食先還與僧大設便卒坐
於五級寺中云云
沙門單道開燉煌人出家山居服練
松栢三十年後唯吞小石子行步如
飛不耐人樂幽靜在抱罕多年石虎
時來自西平日行七百至鄴周行邑
野救諸患苦得財即散徒行而已石氏
將末與弟子來建鄴又南造羅浮山遂
卒山舍袁彥伯興寧中登山礼其枯骸云云
東晉司空何充弱而信法於齋立坐
數年以待神聖設會於家道俗甚盛
座中一僧容服垢汙神色卑陋自衆
昇座拱默而已一堂怪之謂在謬僻
充亦不平形於顏色及行中食僧飰於
坐事畢提鉢而出堂顧充曰何侯勞
精進耶即擲鉢空中陵虛而逝充及
道俗目送天際追共惋恨稽悔累旬云云
晉大司馬桓温末年奉法有尼失名
自遠來造而才行不群桓温敬而不倦

每浴必移景溫討而私視見尼裸形
揷刀自割破腹出藏斷截身首支分
𦆷切溫駭而怖有頃尼出宇身如常
溫以情問尼曰若遂陵居上形當如
之時溫方諧問鼎開此悵然便止遂
辞不測所之 大六
晉太元三年杜願浩人家巨富男天
保十歲暴亡數月家養猪生五子一
䝤肥官長新至願將為礼捉就欲殺
有僧忽至謂願曰䝤是天保如何百
日遂相忘耶言竟不見盷四尋覓乃
在天西騰空而去也
盧山七嶺同會於東共成一峯晉太
元中豫章太守范寧遣人伐木此山
見一沙門陵虛直上蹈峯久之與雲
俱隠能文之士咸為之興詞沙門雲
諦賦此山曰應真陵雲以據峯眇
翳景而入冥是也
沙門竺僧朗戒行嚴明華戎敬畏常
與諸徒受請行於中道曰吾窩有盜
寺有盜者同伴反視果反偷焉晉太
康中卜於東嶽金輿谷起寺引衆將
堅之未降斤道人唯朗一衆不在毀

側信者由此高之每有外来輙豫
為調舊谷多虎自朗居之如家犬焉
有井神異女人臨之則竭朗謝而復
滿焉燕主給以二縣祖調拜為東
齊王魏主晉帝符秦並致書遠錫至
今三百餘年寺像存焉現有僧住重
其古迹名為神通寺云云
沙門梁法相者河東人山居獨住禽
獸馴其左右太山祠大石函以貯神
物相宿其廟見一玄衣武冠令相開函
蓋重千鈞義非獨舉試提之飄若遊
毛遂取財寶以施貧乏後渡江住越城
寺忽遨遊放達俳優于冒鎮北司馬
恬惡其不節招而鴆之頻傾三杯神
氣自若年九十元興末卒
杯渡沙門不知何来如前即逢萊道
人也初在冀州年可七十隱匿姓名
不護細行人不齒之曾投人野宿家有
金像度持而出主人奔馬追之安行
如故騎走不及至河以小杯在水一
足投中抃儛而過因号杯渡時在彭
城荷簞而行至食赴會便置簞當道
人嫌妨行移終不動食訖持去不以

為寻永初中江南平羅什聞渡在彭城曰吾與此子戲別已數百年如何南度遂不面耶 云云

沙門道冏扶風馬氏有學業元嘉二年於洛作普賢齋道俗四十餘人已經七日中食忽見一人著褐乘馬入至堂前下馬礼佛謂是常人不甚礼異便登馬揮鞭忽失所在但見赤光洞天良久乃滅後三年末復作普賢齋將竟之日有二僧至容服如凡直來礼佛而出有覺異者出門送之忽見飛直上天失僧所在云

求那跋摩西域人宋初來遊揚都多所開化時咸謂得聖人也以花布諸座下諸僧花皆萎唯摩鮮淨及卒端坐叉手或謂入深禪定多日不起於席下得遺偈三十餘行云得二果時夜集者二百餘人咸見一物長如疋許繞屍而西南去 云云

宋元嘉元年東官侖二女姊十歲妹九歲里越愚蒙未知經法忽共年二月八日並失所在三月而歸粗說見佛至九月十五日又失一旬還作外

國語誦經梵書見西域僧便相問解明
年正月十五日又失田作人見從風
上天父母哀哭求神鬼經月乃返剃
頭爲尼被服法衣持髮而歸自說見
佛及比丘尼曰汝宿緣爲我弟子手
摩其頭頭髮便落與其法名大日法
緣小日法緣遣還曰可作精舍當興
經法既達家即除鬼座立精舍旦夕
礼誦每五色光流沉峯嶺自此容止
音調詳正有法上京風規不能過也
剌史韋朗孔默皆迎敬異十六
沙門慧全涼州禅師也門徒五百中有
一人性頗麁暴全不齒録後忽自云
得那含果全以无行未所不信全有
疾閉房此弟子夜至問病而門閉頓
异之全寄重閉而自靜又至床前曰
闍梨可見信也若命過當生婆羅門
家全曰我一生坐禅豈祈生彼耶弟
子曰闍梨信道不篤外學未絶雖有
福業不能超詣若作一會飯壹聖人
可成道果全即依辦弟子又曰可以
僧伽梨施須者勿擇及會訖施衣有
沙弥就全取衣謂是其弟子曰吾欲

擬聖人耶得與汝復憶前屬不得擇
人便以歡施他日問沙弥曰先所得
衣者不大耶沙弥曰何等衣也此曰
他行全方悟所取衣者聖所化也弟
子久乃過世唯狂四邊時有白光元
嘉末全猶在世
宋元嘉初劉凝之在廣陵逢一異僧
曰君將病氣然不死可作三百錢
食餉僧則免此患凝之素不敬信聞
之加忿僧曰勿怒但加敬自得福也
二十步許忽不見後經七日病發殆
死後在都下有僧先不相識直入户
曰君有法緣何不精進因說前事僧
曰此賔頭盧也語已不知所之凝之以
十七年於廣陵慧法精舍見幡蓋在
空久之滅矣
魏太武時沙門曇始甚有神異常坐
五十餘年足不躡履跣行泥中奮足
便淨色白於面俗号白足阿練也赫
連昌破長安始被白刃不傷由是僧
尼免死者衆太武敬重死十餘年形
色不改
宋孝武時江陵長沙寺沙門慧遠者

太名黃梅即禪師慧明之弟子也即
每入定見透是即之先師雖應為荅
頭故度為弟子常寄江陵揚家行般
舟勤苦為節頗有感變一日十會通
見透身而般舟之處行道如故自勉
終日至期果來久之現形多寶寺謂僧
曇珣日明年二月二十三日當與天
人相迎言已不見珣於是日設大法
會建捨身齋其日昔氣自知必盡三
更中聞空中樂磬聲香煙甚異珣日
達公之契至矣尋亦神逝宋大明四
年路太后於中興寺造普賢乘象事
因設講會忽有異僧風貌秀舉一堂
異之與語百餘尋亦不見初有一僧
前趣閣曰不審上人從何而來曰來
自天安不審何名曰名慧明也
宋末沙門寶誌遊於揚都初无異相
後頗涉疑分形赴供人乃加異齊氏
受禪多有猜疑刑加鎚錯悞犯者衆
聞誌有異長囚鏁于圓广誌任之曾
無憂志召獄吏曰門外兩擧食何不
取來及看乃是文惠文宣所送行始至
獄後於市中巷內見誌徒行有司白

帝帝令看獄中有無見誌著械如故
往市捜提隨見隨滅隱顯不定預記
未然万无一失時又洩言亦无表次
梁祖建運下詔出之任其往返無所
拘导形如耆老被髮聳杖懸鏡剪刀
无所定泊多来延賢寺僧寳意處意
以聖礼處之時亢旱誌白帝曰雲能
得雨可講勝鬘即令法雲法師講之
當夜旹雨充洽帝後時從容問曰帝位
更運誰守百年弟子既能奪他故知
他亦能奪又知是誰當續梁後誌張
喉開口以手指之初不委也侯景事
敗方知先及不久曰聖人將去如是
卧於空野今慈州郭下安仁寺西劉
薩何師廟者昔西晉之末此鄉本名
文成郡即晉文公避地之所也州東
南不遠高平原上有人名薩何姓劉
氏余至其廟備盡其緣諸傳約略得
一涯可初何在俗不異於凡人懷煞
害全不奉法何亦同之因患死蘇曰
在冥道中見觀世音曰汝罪重應受
苦念汝无知且放汝今洛下齊城丹陽
會稽並有育王塔可往礼拜得免先罪

何得活巳跋草前習土俗無佛承郭下
有之使具問巳方便開喻通展仁風
稽胡専自信用其語每年四月八日
大會平原各將酒餅及以淨供從旦
至中酣飲戲樂即行淨供至中便止
過午巳後共相讚佛歌詠三寶乃至
于曉何遂出家法名慧達百姓仰之
敬如日月然表異迹生信愈隆晝在
高塔為衆說法夜入蠆中以自沉隱
旦從蠆出初不寧舍故俗名為蘇何聖
蘇何者稽胡名蠆也以從蠆宿故以
名焉故今彼俗村村佛堂无不立像
名胡師佛也今安仁寺廟立像極嚴
土俗乞願萃者不一每年正月輦巡
村落去住自在不惟人功欲往彼村
兩人可舉額文則開顏色和悅其村
一歲死衰則少不欲去者十人不移
額文則合色貞憂悴其村一歲必有
災障故俗至今常以為候俗亦以為觀
世音者假形化俗故名惠達有經一
卷俗中行之純是胡語讀者自解余
素聞之親往二年周遊訪迹始末斯
盡故黃河左右慈隰嵐石丹延綏銀

八洲之地无不奉者皆有行事如彼
說之然令諸原皆立土塔上施栢刹
槃以碧甎擬達之插上也何於本鄉
既爾佛法東造丹陽諸塔礼事已訖
西趣涼洲番音槃和御谷礼山出像
行至肅洲酒泉郭西沙礫而卒形骨
小細狀如葵子中皆有孔可以繩連
故今彼俗有灾障者就磧覓之得之凶
亡不得吉喪有人覓既不得就左側
觀音像上取之至夜便失明旦尋之
還在像手故土俗以此尚之
齊周隋唐代有神異事止百年見聞
不必備之僧傳故闕而不載略述感
通之會知僧中之有人焉
予以麟德元年夏六月二十日於終
南山北酆陰之清宮精舍集之素有
風氣之疾兼以從心之年恐奄忽泫
露靈感沉沒遂力疾出之直筆而跡
頗存大略而已庶後有勝事復寄導
於吾賢乎其餘不盡者統在西明寺
道律師新撰法苑珠林一百卷內具顯
之矣

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下第二十張右

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下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下